

七子八婿大國圖

8

新子儀

八

月唐演義
第八集

七子八婿大團圓

第一回 鍾景期游園驚豔

前集書中說到鍾景期，見了葛明霞小姐，心生愛慕，將拾得的綾帕，求紅于了環傳遞小姐，藉通消息。紅于見他左一揖右一揖，不禁動了憐惜之心，將綾帕接過，低聲說道：「請公子在錦香亭中稍坐片刻，奴家去就來。」說着輕移蓮步，走入內園，來到綉樓之上。明霞小姐見紅于走來，問道：「你可曾將綾帕尋到？」紅于道：「小姐說來真是奇事，昨天又不會到別處頑耍，誰知小姐的綾帕吹出園外，被一個年輕秀才拾得，今日專誠送來，他說他叫鍾景期，是進京趕考的相公，今年十九歲，尚未授室，他將綾帕送還小姐。」明霞小姐聽說，臉色一沉，喝道：「陡你這胆大賤人，與面生男子交談，可知男女授受不親，下次不可如此。」一邊說，一邊接過綾帕，紅于何等知趣，退出香房，悄沒聲的站在屏外偷瞧。明霞小姐將帕展開一看，見不是自己的手帕，再留神一看，上面也有一首詩，念那詩道：

未許游蜂窺綉房，朱欄曲折鎖春光。驚久住不飛去，爲愛嬌紅戀海棠。鍾景期奉和。

明霞小姐看罷詩句，讚不絕口道：「觀此人錦心綉口，才高學廣，不問可知，今科必然得中高魁，待奴再取一幅綾帕，題一首，看他得如何。」遂又取過綾帕一方，題筆寫道：

瓊姿瑤質豈凡葩，不比夭桃傍水斜。若是漁郎來問渡，休教輕折一枝花。葛明霞未是草。

將詩寫好，待墨汁乾了，將綾帕折疊起來，喚道：「紅于走來。」紅于聞喚，故意走遠幾步，方才答應了一聲，走進香房，說道：「小姐呼喚了頭何事？」明霞道：「送帕來的秀才，不知尚在花園中否？」紅于道：「他本

來要等個回信纔走的，既小姐惱他，諒他等到天晚，不見回音，他就走了。」明霞道：「紅于！你把此帕送還他，就說拿錯了不是的，教他將小姐的綾帕送還便了。」紅于將嘴一撇道：「這後生真不老成，既不是小姐的，拿來則甚？待了願去罵他一頓，他下次就不冒失了。」明霞道：「人家好意，不可得罪他，教他再送來就是了。」紅于何等伶俐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且不說破口中答應着曉得，將綾帕接過，下得高樓，來到錦香亭上。鍾景期正在那裏呆呆等候，一見紅于，匆匆走來，忙陪笑相迎道：「姐姐有好消息否？」紅于呸了一口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叫奴家將綾帕送還小姐，我家小姐大發雷霆，罵了奴家一頓，不算，定要家法處治，奴家再三求饒，方才免了，又將綾帕擲在地上，看也不看，奴家恐你等候，抽空送信給你，快快走罷。」鍾景期一聽這話，頓足嘆道：「這是小生命薄，與小姐沒有姻緣之分，因此將帕擲地不看，只是連累姐姐代人受過，於心不安。」說着深深一揖，紅于不禁嘆笑道：「鍾相公不要着急，還有好處。」鍾景期道：「姐姐還有什麼好處？」紅于含笑將情由說了一遍，然後將綾帕取出，雙手遞過。鍾景期接過綾帕，如獲至寶，喜洋洋說道：「多謝姐姐，容小生暫回旅店，和詩明日送上，倘來時姐姐不在花園，怎生是好？」紅于偏着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相公！錦香亭上有一古磬，你來時，連敲幾下，奴家便與小姐出來會你，但我家小姐冰清玉潔，見面之後，相公不可口出非禮之言，惹動小姐着惱。」鍾景期連稱曉得，別了紅于回寓，胡亂用過了晚膳，獨自坐在燈下，展開綾帕，將明霞小姐的詩，低聲朗誦了幾遍，覺得字字珠璣，不禁擊節稱賞了一回，忙在箱中取出一幅綾帕，鋪在桌上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一首和詩，頃刻立起，他的和詩云：

碧雲縹渺護仙葩，誤入天台小徑斜。覺得瓊漿豈無意，幾回欲睹合歡花。景期鍾謙再和。

景期將綾帕上墨跡吹乾，折疊成一個方勝，方才熄燈安睡。到了次日，鍾景期用過了早點，正待袖了綾帕出寓，忽見外面擁進一夥人來，高聲說道：「那位是鍾相公？高中頭名小的們特來報喜討賞。」老管家鍾

成聽說公子高中，喜得手舞足蹈，忙應道：『我家公子便是。』衆人上前叩頭報喜。鍾成給了賞封，衆人散去。鍾成與小主人叩頭賀喜。景期吩咐蒼頭隨着去拜房師主考，又拜過同年，接着太和殿復試，整整忙了數日，不得空閑。這天鍾景期起了一個絕早，出了寓所，一直望連英衛衛走來，到葛府花園門首，見裏面靜悄悄，寂靜無人，放胆挨身走進來，至錦香亭中，將古磬敲了幾下，嚙嚙的發出一陣响來。再說葛明霞小姐自從交換綏帕之後，轉瞬旬日，並無音信，打發紅于到園中幾次，也不見景期之面，不由芳心納悶，問道：『紅于前日那送帕的秀才，爲何去了，沒有音信？』絕于道：『小姐一幅綏帕，值得什麼？他不來還就罷了。』明霞小姐道：『你那裏知曉，好在你是奴家的心腹了頭，我就告訴了你，也不妨事。』紅于道：『了頭是伏侍小姐的人，但說無妨。』明霞小姐面帶嬌羞，說道：『紅于，如今不能不對你說，前日送綏帕來的那個鍾公子，他在帕上寫着一首和詩，針鋒相對，才思在我之上，因此奴家動了憐才之意，再題詩一首，試他的才情如何。你曉事，隔多日，消息全無，倒教奴家添愁幾許。』紅于見小姐思念鍾公子，便道：『小姐這位鍾相公，不但風流儒雅，脫盡俗氣，而且滿腹文章，此番進京應試，可保一舉成名，鰲頭獨占，倘若與小姐配對成雙。』說到這裏，將大拇指一比道：『真不愧郎才女貌，千中揀不出一來的夫妻呢。』明霞小姐嘆道：『賤人滿嘴胡說，你小姐非比傷風敗俗之女，豈肯作這花前月下的勾當，不過愛他才學，因此綏帕題詩，藉結翰墨緣而已。』正在說話之間，紅于聽得石磬响聲，知是鍾相公來了，有意勸小姐花園遊玩。主僕二人來到花園中六秋亭前，茶藤架下站定。鍾景期早望見紅于，扶了明霞小姐，從裏邊冉冉走來，喜不自勝，忙將衣冠整了一整，迎上前來，深深一揖道：『小姐，小生鍾濂有禮了。』明霞小姐見一後生行禮，驚得退後了幾步，低聲道：『紅于，這是誰人？速與奴家回樓去罷。』紅于道：『小姐不要驚慌，這就是鍾秀才，專誠送帕來的。』回頭又問景期道：『相公爲何到今日纔來？』鍾景期道：『小姐有所不知，前日接得小姐佳音，隨即和成預備次日送來，不意小生僥倖』

得中經魁，忙了數日，又進二場考試，故此耽擱到今日，特地送帕到此。」說着，將綾帕遞過。紅于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家小姐與相公賀喜了。」明霞小姐道：「蠢了頭！他中了與奴家何幹？還不進去，倘有人到此瞧見，成何體統？」紅于道：「請小姐看了鍾相公的和詩進去。」遂將綾帕呈上。

第二回 慕才情私訂終身

葛明霞將綾帕接過，看了一遍，覺得詞意清新，不同凡響，因是反覆吟哦，愛不釋手。這時紅于忙向景期使了一個眼色。鍾景期會意，趨至小姐跟前，又是深深一揖道：「想小生乃一介寒微，進京求取功名，不意小姐綾帕落於小生之手，小生捧讀之下，不覺欣羨，勉爲奉和二首，又承小姐不棄菲才，萬分榮幸。倘蒙小姐青眼，得偕魚水，小生之願畢矣。」明霞小姐一聽，粉臉通紅道：「君乃是讀書人，知書識禮，奴非隨波逐浪，輕薄之女，自古女子遵從閨訓，不與男子交言，今與君兩下傳詞，已屬非禮，實緣愛君之才，非有他故。君休多言，致招物議。」鍾景期道：「並非小生唐突，實因小姐才貌雙全，小生不才，也非俗子，自古才子配佳人，理所當然。請小姐三思。」明霞小姐聞言，低頭無語。景期忙又說道：「小姐休要害羞，自古姻緣五百年前注定，若不是小姐綾帕落於小生之手，怎知閨閣奇才？還有一說，小姐有才貌，倘配對了蠢夫俗子，豈不可惜？」紅于在旁道：「小姐爲甚一言不發，冷待鍾相公？」明霞小姐道：「紅于！你懂得什麼？婚姻大事，奴家何能作主？」紅于道：「小姐差矣！鍾相公今科必定發達，就是小姐私訂終身，日後老爺知曉，也不會埋怨小姐的。小姐答應了罷。」明霞小姐默然了一回，臉上泛着桃霞，說道：「既蒙公子台愛，奴家自願委身相從，但願公子今科高中，挽媒說合。」鍾景期大喜道：「多蒙小姐應允，從此兩心相印，永矢不渝。」正在喁喁私語之際，忽聽人聲嘈雜，打從園外走進許多人來。明霞小姐驚得花容失色，紅于忙扶了小姐，翩若驚鴻般走入內園中去了。鍾

景期也驚得舉止失措，搓着手沒了主意，沒奈何將身躲在假山石內，從石隙中向外偷看。原來來的是四位學士，一位是仙風道骨的李太白，一位是骨格清奇的賀知章，一位是儒雅翩翩的杜拾遺，一位是神清氣爽的葛太古。因科場已畢，閑着無事，葛太古邀他們園中賞桂，錦香亭上坐下。杜拾遺道：「今日在暮年兄花園飲酒，不醉不休。」太白道：「斗酒詩成，如詩不成，罰以金杓數。」賀知章道：「以三天爲例，凡中途逃席罰作東道主。」葛太古道：「那怕半月十天，通宵徹夜，以先醉者爲輸。」當下四人入席暢飲。鍾景期見天色已晚，明月東升，又見衆人飲酒不散，心中轉念道：「也怪我沒有見識，他們回府時候，我不該躲起，如今到不好出去相見了。若到天明，被家人們瞧見，非奸卽盜，豈非斯文掃地？」想到這裏無計可施，偶而抬頭一看，見茶廊架緊靠着一帶粉牆，牆邊栽有數株梅樹，心想：「不如緣樹踰牆而過，免得在此耽驚。」想罷站起，手攀樹枝，上了牆頭，奮身一躍，跳過牆去。在月光下仔細一看，亭台殿閣，也是一所花園，要想尋一出路，爭奈時已夜深，只得隱在假山後面，靜候天明再說。那曉正在這時，來了七八個丫環，無不出落得花枝招展，體態苗條，走到假山背後，鍾景期沒處躲避，給衆丫頭撞見，把景期扯住，罵道：「好個胆大包天的賊，躲在園中思量偷盜東西嗎？」說着動手要打。鍾景期忙道：「衆位姐姐且慢動手，小生不過誤入寶園，並非竊盜，你們毆辱斯文，當得何罪？」衆丫頭一聲喝道：「大胆狂徒，口中胡言亂語，要曉這裏是號國夫人府第，你胆敢晝夜踰牆而入，罪該萬死！」又一個道：「不必與他多講，將他拿去見夫人發落。」這時將鍾景期推到玩月樓來。你道這號國夫人是誰？原來是楊貴妃之姊，大姐姐封爲秦國夫人，二姐姐封爲號國夫人，三姐姐封爲韓國夫人，俱得明皇寵愛。因他三人不在嬪妃之內，另造府第，與皇宮無異，器用玩物，倍極奢侈。府中也有太監宮娥等，以故明皇在無事時，到他府中飲酒，留連忘返。內中號國夫人生得更加美貌，杜甫有詩一首，單道他的美處，與別人不同。

號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跨馬入宮門，却嫌脂粉污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

號國夫人才色兼全，因他獨處不慣，時常勾引少年子弟在府中作樂，因今晚在玩月樓賞月，忽見有人跳牆而過，吩咐宮娥們將他拿來，故將鍾景期捉到樓上，說道：「夫人在上，快跪下叩頭請罪。」鍾景期無奈，只得雙膝跪下。

第三回 金馬門學士罵賊

號國夫人見鍾景期風流儒雅，目秀眉清，早已春心蕩漾，按捺不住，輕啓檀口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姓甚名誰？晝夜入園，作何勾當？從實說出，免受罪戾。」鍾景期偷眼一看，見夫人淡妝素抹，別具丰姿，和顏悅色，問他名姓，也不知是禍是福，却不敢將真名實姓說出，遂答道：「辱承夫人下問，我乃是鄉……」說到鄉字便停住了，自己一看，不像鄉愚模樣，忙又改口道：「鄉間秀才金重拜參見夫人。」他將鍾字拆開改名金重。號國夫人聽他說是秀才，輒然一笑道：「既是秀才，快請起來。」旁有坐。景期道：「夫人在上，小生豈敢僭坐。」號國夫人道：「不妨，奴家有話問你。」景期只得告罪坐下。號國夫人叫侍兒奉過茶，問道：「你身為秀才，為何踰牆到此？」景期道：「因小生進京應試，入場已畢，閒暇無事，街頭頑耍，路過連英衛，見葛府花園景色新鮮，一時豪興，進園遊玩，不料葛太古與李賀杜三位學士返園飲酒，小生不得已躲在茶藤架下，待他們走後回去，誰知他們暢飲不散，故纔大胆踰牆，不想誤入夫人府第，望乞恕罪。」號國夫人見鍾景期年少翩翩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金秀才，奴家多多失敬，侍兒們擺上酒來，因金秀才壓驚。」一聲吩咐，擺宴頃刻間，玉液金樽，山珍海味，羅列滿桌。鍾景期起身稱謝道：「夫人不罪小生，已覺感德無涯，若蒙釋放，出府小生刻骨難忘。」號國夫人笑道：「你說那裏話來，有緣來到寒舍，奴家當盡地主之誼，萬望勿却。」鍾景期謙讓了一會，這才

分賓主坐下。酒過三巡，號國夫人手提銀壺，在景期面前斟了一杯道：『金秀才用酒。』景期道：『有勞夫人敬酒，小生不敢之至。』號國夫人笑道：『奴家有一事請教，因奴在宮中侍宴，聖上出一對聯：「一月日邊明。」奴家一時對不出來，請金秀才與奴代對。』景期隨口答道：『一月日邊明，二人土上坐，豈不對得工穩。』號國夫人見鍾景期才思敏捷，倍加敬重，命侍兒將文房四寶取來，請金秀才吟詩，偶爾墨汁滴入杯中，遂出對道：『墨點杯中一片烏雲遮琥珀。』鍾景期見床上一錦枕，傍有一梳，朗聲答道：『梳橫枕畔半輪明月照珊瑚。』號國夫人不禁嘆服道：『金秀才真乃天才也。』鍾景期道：『多承夫人謬讚。』號國夫人道：『奴家還要請教，即以今夜明月爲題，望乞不吝珠玉，題詩一首，奴家得賭仙才，三生之幸也。』鍾景期也不推辭，提筆吟道：

中庭地白樹棲鴉，冷露無聲濕桂花。今夜月明人盡望，不知秋思在誰家？

號國夫人見他下筆成章，滿滿敬上一杯道：『請潤詩腸，奴家還要求教。』鍾景期接過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『請夫人命題便了。』號國夫人道：『奴家才情淺陋，不會出題，便以愛花二字爲題如何？』景期道：『小生作歌一首呈政。』提筆寫將出來，遞與夫人觀看，但見上邊寫着：

我愛花來我愛花，花香花色盡堪誇。但得有花共賞玩，莫待無花空怨嗟。花裏高歌花自好，看花酌酒興徧賒。一年四季花多有，不論何花總是佳。花來向我爲知己，我不愛花辜負他。又見下面還有解花酒詩一首云：

爲人莫貪酒與花，若貪花酒便忘家。皆因酒醉花心動，自是花迷酒性斜。飲酒觀花情不厭，花前酌酒興無涯。酒闌花殘黃金盡，花不留人酒不賒。

號國夫人看罷詩句，不禁心蕩神迷，含笑說道：『金秀才才深如海，今科必定鰲頭獨占，今日相逢，也是

前生姻緣，倘不嫌殘花敗柳，妾願與君連開並蒂。」說着，攜了鍾景期，同入銷金帳內去了。再說葛太古與賀知章、李太白、杜拾遺四人在錦香亭上飲酒，直飲到次日天明。杜工部與賀知章有事，告辭回府而去。太白先起與葛太古二人，依舊三杯不罷，兩盞不休。飲至三更時分，太白忽然告辭回府。葛太古堅欲相送，二人也不跨馬乘轎，帶着四名隨從，步月而行。將近金馬門邊，忽見兩盞紗燈引導，馬上坐着一人，蟒袍玉帶，蜂擁而來。前邊開道的喝道：「閃開閃開！安樂王千歲來了！」原來是安祿山在宮中與楊妃飲酒，夜深回府，打從金馬門經過，迎面撞見李葛二人。太白先生聞言，忍不住怒喝道：「那個狗頭，在此大模大樣？可知我李太白葛太古是不知什麼安樂王的！」安祿山在馬上一看，見是李葛二學士，連忙喝阻道：「你們這班瞎了眼的狗才，連學士公都不認識了！」忙將馬閃在一旁，拱手道：「孤道是誰，原來是李老先生、葛老先生，恕孤不迴避之罪。不知二位先生又在那裏吃醉了，待孤送二位先生回府如何？」李太白一見安祿山，哈哈笑道：「安祿山！你這胆大包天的番奴，幼年在碧游宮學道，學成了鎖陽縮身之法，蒙蔽聖上，出入宮幃，與楊妃兩下私通，極聲四佈，聞說你今晚在宮中飲酒，與楊妃定下機謀，思量渤海興兵造反，如今我勸你速速棄邪歸正，要是不然，鋼刀之下，斬你頭顱！」安祿山不聽此言，猶可，聽了之時，怒往上冲，罵道：「酒鬼胆敢口出狂言，誹謗娘娘，明日金殿奏本，定斬不饒！」一旁又惱了葛太古，罵道：「番奴聽了，你私通貴妃，禮義全無，俺太古不能斬你，自有凌遲處死你的一日！」安祿山見二人破口大罵，忙不迭打馬加鞭，領帶從人去了。太白太古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罵得爽快，酒都罵醒了，你我回去用酒罷！」按下不表。到了次日，安祿山進宮哭奏貴妃，將二人所罵之言說了一遍。楊玉環聽說，啣恨入骨，哭奏明皇道：「李太白、葛太古酒醉顛狂，不合在街道上侮辱聖上，誹謗宮闈。」明皇聞奏大怒，即於內宮發出旨意，一道云：「葛太古酒後妄談國政，理當問罪，姑念老臣，貶謫范陽，食判，即日登程，違命處斬，欽此！」楊妃與安祿山暗暗稱快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潸潸淚下。鍾景期也流淚道：『夫人一往情深，倘小生辜負夫人之德，定遭不測之禍。』號國夫人掩住他口道：『公子何出此言？只要不忘奴家就是了。』二人難捨難分，互相擁抱了一回，方才吩咐宮娥提燈引路。號國夫人親自送景期下樓，來到一處暗門所在，將假門一開，外面有一道花牆，牆上也有一個暗門，將門開放，見牆外無人，夫人又叮囑了幾句，眼看景期一步一回頭的走去。

第五回 鍾狀元金殿奏本

鍾景期上了大街，但見燈燭輝煌，人聲鼎沸，又見街上人紛紛議論道：『新聞年年有，不比今年多，從來沒有狀元失蹤之理！』又有一人道：『狀元年輕的多，想必流連在花街柳巷之中。』鍾景期走在街上，聽到了那些說話，更加心慌意亂，忽見大街上一隊人馬，掌着宮燈，馬上坐着的正是高力士，帶着御林兵，押着老管家鍾成一路吆喝而來，口中喊道：『軍民人等聽了，今有新科狀元鍾景期，凡人家窩藏狀元，趕緊送出，留在家中不報，查出問罪。』鍾景期心中害怕，又不敢上前來見，低頭向前行走，那曉心頭慌亂，反闖進了高力士的馬道。御林兵手提盤龍御棍，大喝道：『該死的奴才，敢闖老公公的道子嗎？』舉棍要打，鍾景期道：『打不得！』只聽那傍也嚷道：『打不得！』原來那旁喊的是老管家鍾成，忙說道：『這就是我家相公鍾景期。』說着上前問道：『公子一向在那裏？教老奴京城中找過了。』景期道：『一言難盡。』遂上前見高公公，行禮道：『鍾濂參見老公公。』高力士一見慌忙下馬，用手挽住道：『殿元公少禮，咱家以爲殿元公在勾欄院中留連住了，爲何這時纔來？教咱家四處我尋。』鍾景期便將號國夫人教道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高力士道：『原來如此。』殿元公速換袍帶，去赴瓊林宴罷，不可耽擱，咱家要去覆旨了。』景期道：『望公公在聖上面前，善言覆奏，感激不盡。』高力士道：『殿元公放心，咱家知道。』按下高力士回旨，不表再說。鍾景期自有隨從人等，代

他換了衣冠，上了白馬，鼓樂喧天，赴過了瓊林宴，金亭館驛安歇。次日五更三點，朝見聖駕，將遇仙之言，奏了一遍。明皇並不追問，封鍾離翰林學士。景期謝了聖恩，辭駕回館，先拜過了房師主考，又拜過左右二相，到第三日來拜葛大人，誰知到了連英衛衛，見府門封鎖，冷冷清清，不覺大嘆一驚。正欲動問，忽見小使馮元跑來，跪下道：「恭喜公子高中狀元，望公子提拔小人，脫去養馬之名，終身伏侍公子。」景期點頭應允。隨着馮元來至太僕寺府，投進拜帖。王大人忙出府擋駕。景期就把馮元之話說了一遍。王大人慨然將馮元名字除去。鍾景期稱謝不置，帶了馮元，復到葛府門首，問道：「花園為何緊閉？」馮元道：「一言難盡，這時街坊上不便說，且到府中細稟。」景期點頭稱是。又到虢國夫人府第，命馮元將名帖投進管門的內監道：「夫人今晨進宮未回，殿元公將拜帖留下，待夫人回府，咱家通稟便了。」景期只得告辭，回到自己衙中，來至小書房坐下，用過酒飯，遂把馮元喚至跟前，問道：「你將葛大人園門封閉原由，說與我知曉。」馮元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自從公子二次遊園，那天晚上，李賀葛杜四位學士，吟詩飲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葛大人相送李大人回府，路過金馬門，一頭遇見小奸安祿山，被二位大人痛罵了一頓，安祿山進宮哭奏聖上，將葛大人貶謫范陽，做僉判去了。明霞小姐恐父親年邁，途中乏人侍奉，因此帶了紅子丫頭隨往，只怕葛大人此去，奸賊暗中還要謀害。」鍾景期聽他說完，暗忖：「小姐乃是閨閣千金，怎能長途跋涉，受這風霜之苦？」這一轉念，不由長嘆一聲，掉下兩行淚來。鍾成與馮元見公子如此傷感，忙問道：「公子為何心中悲切？」鍾景期道：「你們安睡去罷，不必多問。」鍾成馮元只得退出。再說鍾景期越想越惱，心想：「朝中李楊奸賊，朋比為奸，安祿山出入宮闈，肆無忌憚，日後必然釀成亡國之禍。今朝廷祇圖寵愛貴妃，沉湎酒色，遠君子親小人，朝政日非，我鍾景期若不直言上陳，豈不枉食俸祿？」想罷，取過文房四寶，就燈下寫下一道奏章，仔細斟酌了一番，然後謄清略寐片時，早到五更三點，更換朝衣，上轎至午朝門外，在朝房伺候。只聽淨鞭三下，聖上臨朝，文武百官朝參聖

駕已畢。當駕官一聲喝道：『爾等文武，有事啓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』只聽一聲應道：『小臣翰林院承旨鍾濂，有本冒奏天顏。』明皇道：『卿家有何本奏？』鍾景期奏道：『小臣有本章一道，請主公龍目觀看，便知明白。』說畢，將本章呈上，有接本官呈上龍書御案。明皇龍目觀看，只見本章上寫道：

具疏臣翰林院承旨鍾濂，誠恐惶恐，謹奏爲肅清朝野，去奸用賢，安邦定國事。竊軒轅得六相以助理萬機，則神明應至，堯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，而內外平成，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，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。今有首相李林甫，並無論道經邦之志，全無扶危拯溺之心，久佔偃月堂，閉塞開賢路，傷殘勝剽掠之徒，貪鄙狠穿窬之盜，欺君罔上，嫉賢妬能，奸宄逾於莽操，兇頑尤勝斯高，種種惡跡，擢髮難數。有胡兒安祿山，本生番邦，胡人奸詐，設計進貢中華，聖主機謀千條，私結朝內奸邪，生心欲傾翻社稷，暗通宮闈妃媵，立意要謀占中原，出入宮幃，目無法紀，私通番虜，包藏禍心，若不卽時勦除，將來釀成大患。貶林甫以通言路，斬祿山肅清宮庭，黜奸邪國家昇平，訪賢才四海成服，奠安社稷，再振乾坤，天下幸甚。臣鍾濂不勝待命之至。

明皇看罷，景期表章，不由拍案大怒道：『逆臣這還了得，焉敢侮謗元宰親臣，私議宮幃內禁，胆大包身，實屬不法已極。』喝叫左右金瓜武士，將鍾景期綁出午門斬首。李林甫忙出班俯伏奏道：『不知鍾狀元所犯何罪？主公將他斬首？』明皇道：『卿去看來。』將表章擲與林甫觀看。李林甫不看倒也罷了，一看之時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跪下道：『主公在上，景期如此猖狂，望主公從嚴發落。』明皇道：『卿家不必多言，朕定。』鍾濂：『衆武士一聲吆喝，將鍾景期推出午門去了。』

第六回 李太白力保鍾濂

明皇傳旨處斬鍾景期，楊國忠不知是劾奏安祿山，因他受號國夫人所托，忙走出班次，奏道：「萬歲在上，不知狀元所犯何事，將他斬首？」明皇道：「卿家不必問朕，他有表章在此，你拿去看來。」楊國忠將景期表章一看，登時怒上心來，說道：「聖上斬他，理所當然。」明皇傳旨速斬文武保本，俱皆不准。只聽午門外三聲炮響，劊子手正待行刑，太白先生忽然駕到，問道：「誰是監斬官？且慢開刀。」監斬官道：「卑職吉溫監斬。」太白先生道：「既如此，與老夫同上金殿見駕。」到了殿上，吉溫奏道：「臣奉旨監斬犯官鍾濂，正要開刀，被太白先生阻止，請旨定奪。」太白道：「主公狀元身犯何條，將他斬首？」明皇道：「先生不必多問，定斬不饒。」太白道：「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。鍾濂是臣門生，為何要斬？」明皇見太白如此講說，只得將景期表章遞過道：「卿家看了，就知道了。」太白先生看了一遍道：「在主公看來如何？」明皇道：「景期初入朝堂，職非言路，毀謗元老近臣，私談宮闈，罪在不赦。」太白道：「主公差矣！臣觀景期表章，他乃一個小小翰林，敢直言規諫，要算是幹國忠良，可加官職。」明皇道：「先生休要胡言，朕定斬他。」太白道：「斬不得。」兩邊文武猶如泥塑木雕一般，俱不開口。這是何故？乃是太白仙法所制。明皇道：「怎說鍾濂斬不得？」太白道：「他這本上句句皆是忠君愛國之言，並非狂妄。若主公不信，就是楊娘娘私通安祿山是實。」明皇道：「何以見得是實？」太白道：「主公不信臣言，臣與主公今晚同去捉姦，請主公先赦了鍾濂之罪。」明皇只得准奏。午門外赦回鍾濂，吩咐退班，便與太白先生花園飲酒。再說西宮院楊貴妃聽說鍾景期金殿奏本，說他私通皇兒安祿山，忙召安祿山進宮，設下酒宴，一面飲酒，一面計議。從今不可進宮，早日調動人馬，奪取江山。二人飲了一回酒，酒原是色之媒介，寬衣解帶，同上龍床，成其美事。這當兒，宮門外來了君臣二人，明皇走至榻前，見楊貴妃與安祿山交頸而眠，不由怒髮冲冠，將壁上懸的一口龍泉劍，抽出鞘來要斬。太白急止住說道：「萬歲不可造次，若將二人一斬，醜聲四播，不如由他去罷。」退出西宮，仍回百花亭飲酒不表。楊貴妃與安

祿山巫山會罷，正在朦朧之際，彷彿見明皇進宮，一驚而醒，整衣起身，詢問宮人，俱言不知。安祿山悄然回府，再說明皇與太白用過酒，太白告辭歸去。明皇來至西宮，楊貴妃迎接進宮，擺下酒宴。明皇心中煩惱，又多飲了幾杯，不覺酒發，心頭病將龍案一拍，道：「令人可惱！」楊貴妃忙問道：「萬歲怒從何來？」明皇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怪不道鍾景期早朝奏本，說你母子私通。」楊貴妃跪下道：「萬歲休聽外人攪撥，適纔妾妃與皇兒多飲幾杯，醉臥龍床，未曾接駕，多多有罪。」明皇見貴妃侃侃陳詞，深信不疑，到次日登殿，太白金朝見，駕明皇道：「卿言全屬子虛，下次若再胡言，定正國法。」太白金道：「主公不信，今晚臣與主公長生殿飲酒，將貴妃與祿山傳來，若兩下不私通，臣願領罪。」明皇准奏。到了夜晚，與太白先生在長生殿擺下酒宴，傳旨貴妃祿山陪宴。飲至二更時分，太白先生念動真言，只見楊貴妃離席而起，攜了祿山之手，相偎相倚，走入偏殿去了。明皇大爲驚奇，也就立起身來，尾隨其後，從燈光下望到偏殿中，見祿山正與貴妃顛鸞倒鳳，不禁龍心大怒，喝道：「大胆畜生，今日定斬不饒！」太白先生道：「主公暫息雷霆，不如將祿山貶出京都。」明皇點頭稱好，只得斂了怒容，回到殿前飲酒。這時安祿山與楊貴妃如夢方醒，不由驚慌失措，雙雙拜倒在明皇膝前，道：「臣母子一時酒醉，失於迴避，望萬歲恕罪。」明皇道：「祿山且退，貴妃回宮。」次日五更三點，明皇登殿，文武朝參畢，當駕官呈上范陽表章。明皇御目一看，原來是范陽節度張守珪病故，心想：「不如就差安祿山前去接任，一者將他打發出京，二者他本胡人，盡知邊庭軍事。」遂傳旨道：「宣皇兒安祿山上殿。」祿山兩次被明皇識破，欲待起事，無奈渤海兵馬接應不到，今聞傳宣，懷着鬼胆，只得上殿見駕。明皇道：「燕山范陽無人執掌，今朕封汝爲范陽平蘆河東節度使之職，邊關重要，即日走馬上任，不得違旨。」祿山一聽，正中下懷，范陽與渤海接壤，正好調兵奪取中原，謝了聖恩，又准宮辭別貴妃，約定兵到長安，奪了天下，立汝爲妃。兩下依依不捨，無奈君命難違，不敢停留，帶着手勅，出長安上任去了。

第七回 葛學士二次罵賊

安祿山奉旨出京，來到十里長亭，早有李林甫、楊國忠、澹台傑、吉溫、羅希奭一衆奸佞，擺下酒筵饒行。李林甫執了祿山之手，到僻靜處言道：「此番出京，正合王爺之意，望早日調齊渤海人馬，奪取天下。老夫當爲內應，端等好音。」祿山點頭連稱曉得，復到筵前坐下。楊國忠見二人鬼鬼祟祟，心下早明白他們謀傾社稷，若他們得了江山，論勢不及李林甫，論本領不及安祿山，若他二人合謀，將來老夫難免被他所挾，不如教安祿山永鎮范陽，既免與老夫爭權奪寵，又免得他兩下同心，想定主意，起身舉杯作賀道：「如今三大鎮得安，千歲爲節度，足爲朝廷屏障，國家藩籬，唯善圖之。」這話祿山聽了，心中十分惱恨，一來爲他救鍾景期之恨，二來平素出入宮禁，國忠每以危言警戒，今見國忠如此說法，只問假意遜謝道：「祿山智短才疏，當此大鎮，深懼弗能勝任，敢不恪遵明訓，諸凡不到之處，全賴相公照拂。」說罷告別起程而去。再說明皇雖赦了鍾狀元之罪，餘怒未息，傳旨免職翰林，改任四川千食戶，即日領憑上任，不必召見。鍾景期望闕謝了恩典，帶了馮元出京。主僕二人餐風飲露，由漢中入川，走劍閣連雲棧道，上千食戶而去。按下慢表，且說安祿山出了長安，一路上並無耽擱，到了燕山，早有文武百官出城迎接。安祿山進了城關，升坐大堂，點名過卯畢，百官致送贊儀，擺酒接風。到了次日，安祿山親下教場操演三軍，將范陽屬下十五萬大兵，點齊操練，又將守邊一班衆將點名，有鎮邊將軍史思明、平北將軍史得明、太僕寺嚴莊、書記高尚、右將軍史承慶、左將軍賈循、平虜節度副使呂知誨、河東右將軍高秀巖、副將史金龍、史金虎，先行官何千年、高邈、崔乾佑等，秘密面議道：「目下朝廷昏庸，寵用權奸，不若趁此兵進長安，一鼓而得大唐天下。」衆將無不稱善。於是祿山修書渤海國，見他父王安骨達，統領六國三川兵馬，進中原到燕山會齊，奪取長安。就有滄州節度令狐潮，來見祿山道：「千歲要奪